

伤逝·致母亲

吴成武



感 念 佚名

我的母亲，在我赶回老家后的第二天，一个阴冷的冬天的下午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在最后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，母亲意识模糊，除了痛苦的呓语，没有和我说上一句完整的话，没有母亲对儿子该有的叮咛和嘱咐，就撒手人寰，留下的，只有永远的伤痛。我侥幸地以为，至少至少，母亲还有几天的时间吧，我还可以和她闲话家常，陪她从容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，没想到，这竟成了我梦魇一般的一厢情愿。

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。那个时代出生的人，大多遭受过许多的苦难。因为与父亲长期分居两地，且家庭成分不好，母亲所背负的责任便格外的重，承受的苦难也格外的多。母亲一生生养过六个子女，夭折其一。爷爷奶奶早逝，几个孩子又多病多灾，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可能外公秉持着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传统观点吧，母亲未曾读过书，这也是她一生的遗憾。虽然自己没文化，母亲让我们读书的心意却异常坚定，哪怕每天和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，哪怕工分不够被人半夜拍门，哪怕别人当面冷嘲热讽“你家儿子是养来看的”……五十多岁时，因为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，母亲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，卧床不起，连家务都力不从心。此时家中只有尚在上小学的和母亲相依为命。父亲出于无奈，回家跟母亲商量，想让二姐暂时辍学，谁知母亲一口回绝，因为她知道，二姐一旦扔下课本，学业也就从此荒废，断不会从头再来了，于是，我就不得不临时担起家里家外的大小事情。多年后，二姐每每谈及此事总是感慨，那时候她是愿意辍学的，觉得虽然干活辛苦一些，但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，很开心啊，至于以后的人生会是怎样，根本不会考虑。母亲的苦心，二姐是很久以后才明白的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家里的伙食是由母亲“按劳分配”的。我虽为幼

子，却无法享受到特殊待遇。每年的暑假，也正是农忙时节，父母和哥哥姐姐都要下地干活，偶尔杀一只小公鸡打牙祭，我能分到的一般是翅尖或者鸡爪，有时也有一段鸡脖子，总之都是没什么肉的，但看到母亲的碗里只有谁也不想要的鸡头时，我就傻傻地觉得很满足。

家在江北，但我高中就读的是江南的一个学校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母亲就会挑着干净的被子，乘轮渡过江，把我床上盖的垫的统统换下来，再挑回家洗晒。我们班的宿舍里，我的被子一直是最干净最暖和的，以至于有的同学老是打趣说我的床铺就像婚床一样。随同被子一起带来的，常常还有一些好吃的，雪里蕻烧排骨啦，

咸鱼之类的，虽然不多，却做得很精致，很美味，我知道，这些东西母亲自己是断断舍不得吃的。

母亲是相信因果报应的。八十年代，我们家搬到了父亲所在的学校。为了补贴家用，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和自己满身的伤，找学校的领导谋了一份食堂临时工的活儿。学生打菜打饭时，只要她在窗口，总会多给一点，她知道不多给一点的话，好多孩子其实是吃不饱的。母亲后来跟我说，她想着，自己对别人的孩子好一些，那她的孩子在外上学，也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善待。

母亲对生活有着无比的热爱，这种热爱给了她远超常人的韧性和毅力。与母亲同一年嫁到中院村的还有

另外七人，十几年过后，就只剩母亲一人还在世上，有的人去世时，还是母亲亲手给穿的上路衣裳。我想，父亲早早去世以后，支撑母亲走完九十个春秋的，不是她早已羸弱不堪的身体，而是她异常顽强的生命力，还有她对儿女们无限的深情和眷恋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每次回家探望母亲，一进家门，我总会用乡音大声喊：“姆妈，我家来了！”母亲顿时喜笑颜开，而我也顿觉畅快无比。和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们都有说不完的闲话，聊不完的家常，无论是吃饭，闲坐，还是陪母亲散步的时候。从母亲的闲谈中，从她的故事里，我能读懂那一段历史，品味出她一生的酸甜苦辣。每到假期的最后一两天，母亲会时常一脸愁容地望着我说：“又要走了，不能再过一两天吗？”离开家之前的那个夜晚，一定是母亲的不眠夜。三四点钟，我还在熟睡的时候，母亲就起床做饭了。叫我起床，看着我吃完饭后，母亲是一定要送我去车站的，一路用她干枯的手，紧紧牵着我的手，我若阻拦，她必定会生气。汽车启动时，母亲站在熹微的晨光里，满眼泪水，向我轻轻挥手，我则佯装镇定，也朝着母亲挥手道别，但每次母亲的身影消失后，我的眼泪便决眦而下，长流不止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此生和母亲还能再见几面。

再多的泪水，也不能阻挡时间的脚步，再深的怨悔，也无法隔断岁月的长河。不幸还是比预期来得更早，母亲终究还是匆匆离我而去，从此以后，这一声“姆妈”再也无法叫出口……

妈妈，您从前常说：“儿想娘，线那么长，娘想儿，路那么长”。可是妈妈，您想儿的路，已走到尽头，儿想您的线，却依然在寒风中凌乱。妈妈，您针线筐里的那把剪刀呢？帮儿剪断这思念的线吧，让儿逃出生天！

妈妈，此去天堂路远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儿愿乘风相送；妈妈，来世再做母子，哭一声，笑一声，皆是至爱亲情……

娥当护士后，就变成了风一样的女子。

爱人却一直忘不了，娥当护士前的样子，安静、文雅、淑女，蹬双八厘米的高跟鞋，优雅地走成一道婀娜多姿的风景，令他痴迷。

娥换上平底护士鞋，这样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。

每天，“快、快、快”，像机关枪里“突突突”的子弹，从娥的嘴里射出来。

快，起床了，快，送我去车站。娥在镇卫生院上班，从家到汽车站，开车10分钟，车站到单位，坐公交30分钟。娥不会开车，爱人心疼她，每天送她到车站。

娥上了公交车，也会一直问司机，师傅，什么时候出发？

司机天天跑车，认识急性子的娥。有时候对她爱理不理，有时候会不耐烦地说，到点自然就开了，催什么催。

娥不再问，将催促换成不停地看手机时间，看车头悬着的时针，看得司机忍不住了，悄悄提前了几分钟开车。

娥到单位，开早会、查房、询问、打针……身子旋转成一个飞快的陀螺，在卫生院穿梭。

镇卫生院，不大，两栋楼，医生加护士，不到十个人，却要服务小镇两

万多人。小镇人买了医疗保险，小病吃药，大病住院，小镇卫生院天天人来人往。

娥怀了孕，拖着笨重的身子，依然忙得像陀螺，直到生了娃，才终于停了下来。娥抱着小小的儿子，轻手轻脚，给儿子唱儿歌，轻言细语。爱人恍惚间似乎又看到穿平底护士鞋之前的娥了。

儿子七个月，娥产假到期。可儿子还没断奶，娥每天早早起床，将母乳挤在奶瓶里放冰箱里，给儿子留着，下午再提前一个小时回家哺乳。

儿子八个多月，疫情爆发。小镇与湖北一山之隔，镇卫生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。护士娥一马当先，戴上口罩，穿上防护服，路口测体温，进村入户筛查疑似病人，在医院救治，忙得恨不能多出一双脚。

娥担心回家影响家人，娥甚至也没时间回家，娥只好得空在手机里与爱人、儿子视频。看到吃惯母乳的儿子一次次推开递到嘴边的牛奶，娥的眼泪流得比儿子还多。

护士娥

伍月凤

娥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，镇卫生院出现了疑似病例，还确诊了1例。娥天天戴着口罩、手套，穿着防护服工作。娥饱满的乳房溢出的乳汁常常湿透了娥的衣服，娥很难受，却不便处理。娥只好用上回奶的土方子，她采来一大把竹叶，用保温杯泡上，两杯竹叶水下肚，娥的乳汁便如退潮的海。娥松了一口气，一心一意忙起工作，下班后想起儿子，娥的心里才酸酸的，空空的。

娥和医生送一个病人转院市一医院，回来经过县城，医生下车采购医疗物资，车停在离娥家不远的药店前。娥想起好久没见面的儿子，和医生商量后，赶紧给爱人打了个电话。爱人一手抱着儿子，一手提着一袋换洗衣服、一个饭盒，3分钟后出现在娥的面前。

停下，你停下。娥后退着，指指旁边的花坛，示意着。爱人将东西放在花坛边上，抱着孩子离花坛两米远。

乖，叫妈妈！娥冲儿子张开双臂，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。

儿子看着娥，却往爱人怀里拱。是妈妈，妈妈换件衣服就不认识了？爱人转动着身子，让儿子小脸朝向娥。叫妈妈，不想妈妈了？

不想就好，能少哭点。娥吸吸鼻子，忍住了夺眶的眼泪。娥记得，十几天前，儿子在娥的教导下，能偶尔吐出“麻，麻”的单音符号，娥感觉儿子那就是在叫妈妈，娥好想，再听到这样的声音。

娥蹲在花坛边，端起饭盒，酱香排骨、小炒牛肉的香气撩拨着娥的胃。娥吃着饭菜，看着爱人，盯着儿子，幸福，也酸楚。

叫妈妈呀。爱人看着狼吞虎咽的娥，一阵心疼，他指着娥，不停地诱导儿子。

娥，要回去了。医生采购回来，冲娥喊。

来了，娥丢下才吃一半的饭菜，跑向救护车，又回头说，老公，辛苦你了，疫情结束，我带儿子，你休息。

碗筷要消毒，回家要洗手。娥的声音透过关住的车门传过来。

哎！换洗衣服！爱人的声音和地上的袋子，被风一样的娥，远远地丢在了车后。

来，乖儿子，爸爸教你叫妈妈！望着救护车远去的方向，爱人对儿子说。

爱人很后悔，咋就忘了教孩子叫妈妈了呢。